左氏春秋集說

左氏春秋集說卷之十

松陵朱鶴齡輯

定公

元年春王

註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故　程氏迥曰定公未立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王氏應麟曰公六月即位而春秋書元年正義謂漢魏以來雖在秋冬改元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因于古也通鑑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即書魏黃初元年朱文公謂奪漢太速予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義　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

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劉氏絢曰定非正始奈何定公者公子宋也昭公之弟也昭公喪至壞隤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定無正何以不言正月微辭也公羊子所謂主人習其讀問其傳而知之者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諸大夫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故執之註晉執人于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　汪氏克寬曰前日城成周矣此不書成周而書京師所以尊王室而正晉大夫無王之罪也　王樵曰周衰諸侯不享覲天子惟號與祭今城成周諸侯之

大夫猶相率以從王事變之正也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猶以王事討有罪亦變之正也其歸之王吏與自治皆不可知但既云執于京師不可復云歸于京師以大義而論則以王事執有罪視其他之擅命者不同矣春秋豈應舍仲幾而專責晉哉然則稱人蓋全之也稱君則不在會稱臣則嫌寻大夫專執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卽位

傳季孫使叔孫成子不敢逆公之喪于乾侯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遂廢太子衍及務人卽公爲而立之註定公不得以正月卽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記事之宜無義例　穀梁傳內之大事日卽位君

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　范氏甯曰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六日而後即位　趙氏匡曰即位皆于月朔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喪至既殯而後即位故書日　張氏洽曰正棺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禮也意如親逐其君既薨七月始返國又黜適而立不正及喪歸君立乃欲辨區區之禮文何足云哉春秋詳書以罪亂臣擅國爲永鑒也　家氏鉉翁曰定公受位于意如特書即位以正之也定公能爲叔孫婼之不賞私勞則誅意如以明君臣之分即不然能執子臧季札之節則逃魯而去之然後于義爲盡今內無所承上不稟命偃然受國于賊臣是與篡何遠哉

春秋書卽位從桓宣之例所以誅之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煬羊讓反

註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毁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　萬氏孝恭曰煬公考公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蓋始于煬公季孫舍昭公之大子不立而立定公恐人之議已故立煬宮以自解也若曰此魯之舊制云爾

冬十月隕霜殺菽

註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

舉重菽強稼難殺舉殺菽則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舉輕僖三十三年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是也其曰菽舉重也　五行志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古亂反災

註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疏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爾雅觀謂之闕郭璞云宮門雙闕即周禮之象魏也其上懸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兩觀象魏闕一物而三名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崔豹曰蓋為二臺于門外作樓觀于上何氏曰門為主觀為飾　曾氏鞏曰諸侯有臯應路門天子加庫雉春秋魯有庫雉二門衛有庫門或謂褒周公康叔非諸侯常制　劉氏絢曰魯

用王禮是以其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僭王甚矣春秋故因事而託譏　李氏廉曰公穀惑于桓宮僖宮災不言及遂謂災起兩觀春秋不以微及大故後言之此說非也桓僖二廟分明故不必言及此若不言及則嫌于雉門之兩觀獨災而文法合如此何疑

秋楚人伐吳

傳吳誘楚囊瓦致其師于豫章敗之克巢註囊瓦稱人見誘以敗軍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李氏廉曰延廐因舊而葺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兩觀則去舊而爲

之故曰新作　王樵曰災自雉門延及兩觀魯人修之理耳公穀強生義皆非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黄氏震曰定公新立朝晉而不得入者何哉夾漈云晉以昭公之子已長定公不應立且朝事有稽故辭之木訥云晉以魯貢由季氏得公之朝不若得季之聘故屢卻昭公而今復卻公終定公之世不再如晉者懲此辱也二說似皆有之伊川謂晉以季氏不告天子方伯而私立公故辭其朝則待晉過厚當時亦不明此義矣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枝公作枝

註枝地闕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傳楚子常求蔡昭侯一裘一佩拘之三年既獻得歸如晉請伐楚晉爲之合諸侯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辭蔡侯註於召陵先行會禮入楚竟故書侵　陳氏傳𥘉曰晉楚兵交止此傳曰劉文公合諸侯至平邱而止則是役劉子爲之也劉文定內難

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十有六國之師伐楚雖五霸未有盛于此者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盛于五霸俄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　程子曰楚恃其强使凌諸侯晉上請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大暴其罪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以罪之　高氏閌曰入春秋來蔡首叛中國至是不勝楚之陵暴告于晉而請伐之陳鄭許頓胡又皆服屬楚者也今皆病楚而歸晉又上致劉子合十七國之君以爲此會可謂盛矣乃不能救蔡伐楚卒以荀寅之求貨坐失復霸之機晉自此無宗諸侯之望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音生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傳沈人不會召陵晉使蔡伐之蔡滅沈　家氏鉉翁曰晉大合諸

侯辭曰伐楚不能損楚之毫毛乃以沈子不會命蔡伐之春秋書滅書殺于會召陵之後盟臯鼬之前責蔡也亦責晉也　王樵曰沈服于楚故不盟召陵而晉使蔡滅焉夫蔡屢為楚所虐己之視楚猶沈之視蔡也而藉晉威以肆為無道故書滅書殺以著其罪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由又反）

註繁昌縣東南有城臯亭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　陸氏淳曰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　程子曰公為季孫所立朝晉而不獲乃因會而求盟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　汪氏克寬曰會與盟公皆與焉而劉子不與則但當書諸侯盟于臯鼬如祝柯重丘會盟

殊地之例而又書公及者所以著公之汲汲于後會求爲此盟也

陳氏傳良曰有晉侯在何以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公會諸侯盟于薄公會諸侯盟于宋皆後至之文也非後至而曰公及諸侯盟則以魯主之也及劉卷卒諸侯無會同於是有特相盟者矣

杞伯成（公作戊）卒于會

不言卒于師者不成乎伐也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容城地闕任公輔以爲華容縣亦析之近地也此與葉夷白羽鹿

四遷畀鄭僑故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卷音權

註即劉蚠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王爲告同盟故不具爵疏天子告臣略言名封而已不言劉子故書不具爵　陳氏傅良曰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卷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于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遷盡知此者也於諸國世家多卒孔子知此者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傳楚爲沈故圍蔡

晉士鞅衞孔圉帥師敗鮮虞

註孔圉孔羈孫士鞅卽范鞅　許氏翰曰晉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則惟中山是伐書卿書師著威勝不行于強暴而行于寡弱也　召陵之役荀寅謂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故蔡圍不救而伐鮮虞也

葬劉文公

高氏閌曰尹子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以魯特往會之也　劉氏絢曰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

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　趙汸曰葬舉諡稱公者王卿士有
封國得置臣屬如諸侯也不月者禮不備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
出奔鄭
傳蔡侯以其子質于吳吳子為之伐楚陳于柏舉子常之卒奔楚
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註師能左右之曰以吳為蔡討楚從
蔡討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
能死難罪賤之柏舉楚地昭三十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
其入郢今以十一月者并數閏疏長歷推此年閏十月　王樵曰
楚馮陵諸夏陳蔡皆被其毒蔡之讐恥尤深故蔡侯發憤請師于

晉晉不足與請師于吳吳子爲之興師大敗楚兵于柏舉于是蔡人累日之讐怨少伸矣春秋書蔡侯以吳子所以伸蔡侯之義也吳子親行君重于師故不得不書以吳子也楚陵中國二百年中國不能制天假手于吳國幾亾然敝楚而吳繼之此又聖人之所傷也胡氏乃謂吳進而稱子爲善其伐楚解蔡圍成霸討之功則過矣蓋本二傳而失之

庚辰吳入郢 公穀作楚

註吳不稱子史略文 薛士龍曰郢楚都也不書楚而曰郢見楚之大其都猶不能守也 王樵曰公羊以前之稱子爲吳以夷狄憂中國而褒之後之不稱子爲吳反夷狄而貶之皆非經意吳之

爲吳自若也以其師而敗楚者蔡人之憤利其有而入郢者吳人之志前非實有憂中國之心後非改前而爲夷狄也春秋前曰蔡侯以吳子非進而褒之其文不得不然不可曰以吳及楚人後曰吳入郢亦正依實而書若其夷狄之行則何待貶而見也諸儒泥一字褒貶之說故忽而予吳忽而貶吳而聖人伸蔡侯而傷中國之微意卒不白矣 趙氏匡曰楚子尋反國國不絕祀故不言滅穀梁存楚之說大非 趙汸曰柏舉之戰爲中國復讐討罪故吳得稱爵而書蔡侯以之其戰與入又皆書日以別于夷狄自相戰與入者亦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一義也戰言吳子而入舉號者一役再有事則從其恆稱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月公羊作正月高氏曰正月亦辛亥朔

夏歸粟于蔡 註蔡為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 王樵曰按二傳皆言諸侯歸蔡粟然其略言之何也侵楚無功圍蔡不救及吳既破楚解蔡圍然後相率而歸之粟救災恤鄰之道固如是乎略而不序見其事之末矣 趙氏鵬飛曰魯之歸粟于蔡懼吳也十八國諸侯不能救蔡而吳救之蔡圍既解魯惴惴于吳矣況魯南偪于吳以徐為障昭三十年吳已滅徐蔡若有言于吳吳兵一出直指魯郊此魯不得不賑粟以悅于吳也不然蔡無一日之好于魯魯何乃踰宋陳二國輸粟以饋之哉 高氏閌曰魯非濟其難而周其急也蔡以吳為援而敗楚故魯畏而饋之也 說與木訥同 按此歸粟未必及諸

侯以上二說有理

於越入吳

註於發聲也蓋越是南夷夷言有此發聲史官或正其名或從其俗越與於越史無義例　陳氏傅良曰越乘吳在楚而入其國越未有聞也昭定之春秋吳楚爭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會于瑣也越常壽過始見於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晉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邲也則楚稱子矣吳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柏舉也則吳稱子矣至于吳越終春秋不以敵言之也是故越入吳書吳入越不書　王樵曰中國失道而夷狄強夷狄橫行中國之憂也夷狄橫行中國不能制而夷狄起而自

相儆尤中國之深憂也歷觀五代及宋契丹女直蒙古之事其何異于楚吳越之事乎夫中國制義而夷狄聽從此非特中國不失職亦夷狄之福也吳之入郢越之入吳其儆中國者適以自儆也惟十八國會召陵侵楚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如此而後吳入郢越入吳聖人詳書于策責中國也亦所以儆夷狄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劉氏絢曰意如逐君死何以卒之或曰定之大夫也不書正月適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以見其受國于季氏故于此復明意如爲定之大夫也　黃氏震曰魯卿沒則書卒此常事也意如之惡于逐君自見不必于卒時貶之胡氏以書意如卒爲罪定公不

討逐君之賊恐經無此意　愚按正卿不論有罪無罪卒必書之東發之說是也惟公子翬之卒不見于經疑是史闕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傳鄭滅許因楚敗也註游速大叔子　張氏洽曰許困于與鄭爲鄰定四年方自析遷容城以依楚不數年楚困于吳鄭遂滅之然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太岳之後其存亾一聽于楚豈非晉之罪哉　李氏廉曰此鄭叛霸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

合天下遂無晉矣

二月公侵鄭

傳公使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註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為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　陳氏傅良曰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公會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書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陽貨之專也故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姜寶曰自是恆以公將本非公室能張陪臣專恣每託公以出師也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孟懿子如晉陽虎強使之往報夫人之聘註陽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于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傳宋樂祁犂使于晉獻趙簡子楊楯六十范獻子怨言于晉侯而執之註稱行人言非其罪　張氏洽日諸侯惟宋事晉善逆其使以懷之猶懼不來今范鞅黷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

冬城中城

註公為晉侵鄭故懼而城之　穀梁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范氏日三家侈張故公懼而修內城　趙氏鵬飛日公侵鄭聘晉而不

與齊城中城以備齊也中城在海州海州爲齊境　愚按成九年書城中城註云在東海廩邱縣西南此中城與彼同未詳所云海州即彼註東海郡地也或又以爲魯國之內城未知孰是若如穀梁說于成九年之中城難通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註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貳不齊故圍之　黃氏震曰齊前取魯鄆以處昭公今魯圍鄆欲取之于齊也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註鹹衛地　陳氏傳良曰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終始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吳氏澄曰執其使逼其國以求盟焉是刼盟也挾詐恃力豈圖霸之道乎

齊侯衛侯盟于沙

註結叛晉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許氏翰曰齊侯之盟結叛晉也晉定之季鄭獻衛黨叛而從齊齊可以霸而景不足望也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註夏國佐孫　高氏閌曰齊叛晉與鄭衞盟故爲鄭伐我且報二

鄭圍郕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註報前年伐我西鄙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註未得志故　補註見衞之後於兼晉也

三月公至自侵齊

高氏閌曰魯政不復在公此屢書公侵齊者三家使公親行以歸怨于公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高氏閌曰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

公會晉師于瓦

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之于瓦註鄭不書禮不敵公救不書齊師已去瓦衞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　陳氏傅良曰不日會士鞅而日會晉師重師也鞌之戰公會晉師于上鄍不書諱之

也四卿竝將而以侵鄭自師逆公三家之張成於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勿諱可也

胡傳春秋雖師次于君而與君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爲重而不敢輕也故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公作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註兩事故言遂　高氏閌曰鄭伯與齊爲鹹之盟衛侯與齊爲沙之盟皆爲齊而叛晉晉以是侵鄭及衛所以絕齊之與國也晉不

聲其罪不能取服故兩書侵　李氏廉曰晉自召陵以後凡有事于諸侯皆書侵豈皆潛師掠境歟義不足以服人故春秋例之以無名之師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註結叛晉曲濮衛地　高氏閌曰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為晉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為此盟以固其謀

從祀先公

註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黃東發曰杜氏以從爲順蓋祖公之說不獨改字于事情亦遠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祔祀于太廟胡傳從之　王樵曰既正閔僖之祀使昭公果未從祀亦在所祀可知矣薛士龍云魯之祀躋僖公外昭公今從祀之始正其禮也此兼用二說似優　傳遜曰馮說雖可存而未有的據攷之經昭公之葬稱諡疑已祔祭祖廟矣若順祀閔僖之說學者多疑之蓋順祀閔僖將以求媚也閔公幼而遇弒無嗣何須媚之媚閔公不將取怒僖公耶且順祀于僖公之廟而仍退其主又似非懼僖神者此只順羣公昭穆之序合祀于僖廟蓋陽虎欲殺季氏爲此以祈福佑耳

盜竊寶玉大弓

傳陽虎將饗季孫于蒲圃而殺之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讙陽關以叛 註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陳氏傳良曰陪臣叛皆不書書陽虎爲盜是治陪臣也君子之作春秋治至於陪臣斯極矣 汪琬曰南蒯以費叛陽虎以鄆讙龜陰叛侯犯以郈叛皆不書書竊寶玉大弓何也費也鄆讙龜陰也郈也皆三桓之私邑非公邑也故以之叛不書寶玉大弓魯之分器其不得以私邑比明矣而可以不書乎然則陽虎之罪倍于南蒯侯犯者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勑邁反

得寶玉大弓

註弓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爲榮失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

崔氏曰不索而獲之曰得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註五氏晉地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　姜寶曰在今廣平府邯鄲縣　陳氏傳良曰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霸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何春秋重絕晉也於襄之二十三年嘗書齊伐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諱

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於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絕晉也　任氏公輔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又次于蘧蒢至哀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　李氏廉曰齊衛雖有仇晉之心而晉力尚強二國不過侵尋犯其境內不敢誦言伐之也杜氏從告之說或然聖人因其告而書之以示貶齊存晉之意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註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李氏廉曰賢齊平者彼欲平而我與之平也及齊平者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作穀公頰谷

傳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齊從犂彌謀使萊夷以兵劫公孔丘以公退命士兵之且以失禮愆義責齊侯齊侯遽辟之來歸鄆讙龜陰田註平故　林註夾谷齊地　張氏洽曰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　按一統志萊蕪縣在泰安州城東一百二十里春秋時為夾谷地又云夾山在嶧縣北七十里即夾谷也嶧縣漢屬東海蓋其地在齊魯之交　趙氏匡曰按經不書盟

傳何得言盟蓋左氏欲以歸汶陽之田歸功孔子故謬為此說殊不知要而得之非聖人之正也故自遽辟之以下至齊侯將享公悉不取　王樵曰魯及齊平而為夾谷之會焉安得有兵刼魯侯之事且是會也聖人相禮將使兩國繼好謀闕敎信義以從先王之典何以盟為傳言盟而經不言足知其誣也其盟辭曰齊師出竟而魯以三百乘從是欲以邾滕視魯也及魯使茲無還荅之則要其反我汶陽之田而已何不倫乎使齊反汶陽之田則魯將為齊役乎史記載景公告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子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有司曰小人之謝過以文君子之謝過以質君以知過則謝之以質爾于是齊人歸田以謝過此說為是　傳載孔子相

禮卻萊夷辭享齊人悔過而歸侵疆棄石林力辨夾谷事乃匹夫之勇孔子必不爲之 愚按此事穀梁史記皆同正見大聖人作用安可謂誣特盟詞未可信耳不然齊人肯遽歸三田乎

公至自夾谷

晉趙鞅帥師圍衛

傳報夷儀也晉執涉佗以求成于衛八年晉將盟衛侯涉佗捘衛侯手及捥 衛不許

晉殺涉佗註前年齊爲衛伐晉夷儀故伐衛以爲報 家氏鉉翁曰書圍不書伐不與其伐也義不足以服衛也

齊人來歸鄆讙火官反龜陰田出上公穀有之字

註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會夾谷

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疏八年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九年伐陽關陽虎奔齊其時虎以讙去鄆與龜陰亦從之　任氏公輔日桓三年讙杜氏以爲魯地濟北蛇邱縣有讙亭而汶水經濟北至東平須昌入濟鄆郎昭公時齊取以居公者至是齊并以還魯二邑與龜陰俱在汶水北　家氏鉉翁曰取濟西取汶陽不言歸以其仗大國而得之也歸濟西歸讙陽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也惟鄆讙龜陰書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也聖人道化所感強暴革心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左氏所載茲無還之對陋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音后

傳郈馬正侯犯叛之註郈叔孫氏邑　任氏公輔曰東平無鹽縣

有郈鄉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按傳二卿再圍郈不克後駟赤以計紿侯犯使之奔齊　胡傳侯犯以郈叛不書于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強亦可知矣三家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傳宋公使樂大心盟晉逆樂祁之尸大心辭以疾樂祁之子譖其將為亂逐之　註傳在前年春書名罪其稱疾不適晉　高氏閌曰辭使非大譴而讒言乘之罪累上也是景公之過也然大心不能任君國之難而進退無據且挾詐以避事則大心之過也春秋書

之以著其君臣之罪

宋公子地公作池出奔陳

傳宋公嬖公子地之馬以與向魋地抶魋而奪之公弟辰使地出竟以爲君禮公弟止地出奔辰曰是我廷我兄也乃暨仲佗石彄亦出奔註地宋景公弟辰之兄貪弄馬以距君命書名罪之也

美寶曰地抶魋而不忌君其罪也故以有罪之詞書出奔　李氏廉曰左氏止稱公子地母弟辰未嘗指地爲景公弟也杜氏因辰有廷吾兄之語遂指地爲景之弟辰之兄若然書法何以一曰公子一曰弟乎緣三傳皆有母弟稱弟之文于是以公子地爲庶弟而先儒不主母弟稱弟之說則又難通竊疑公子地雖以輩行爲

景之弟而實非同父之弟也

冬齊侯衞侯鄭游速會于安公作犨甫

註安甫地闕　張氏洽曰安甫齊地　謝氏曰會于安甫以衞有晉難也　高氏閌曰三國爲會此蓋結叛晉之謀也

叔孫州仇如齊

註謝致郈也侯犯以郈邑奔齊而齊歸之故往致謝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徒何反石彄苦侯反出奔陳

註暨與也佗仲幾子彄褚師段子皆宋卿宋公寵向魋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出奔虛請自忿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彄皆爲國卿不能匡君靜難而爲辰所率帥出奔稱名亦罪之也　胡傳其

似

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奔其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率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　季本曰書曰暨以見出奔者弟辰所欲而有強于佗彄也先儒多以佗彄脅辰爲說則不當以辰爲首惡矣　公羊云暨者不得已也　胡氏亦云不得已曰暨我所欲者曰及　按傳文仲佗石彄爲辰所脅而出則非有所不得已也暨及之義皆爲相與恐無大分別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註蕭宋邑　劉氏絢曰其出也謂之暨其入也謂之及及者汲汲之詞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況據邑以伐其君者乎其罪一施之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傳大心從辰地以叛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註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　季本曰陳方附楚曹方奸宋故亂臣咸往依之書自陳自曹而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

註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　陳氏傅良曰平不書必關天下之大故而後書書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終始也　家氏鉉翁曰去年及齊平今年及鄭平既背晉不得不樹黨以自固

叔還音旋如鄭涖公穀作莅盟

傳始叛晉也　林註還叔弓曾孫一云叔詣曾孫誤　趙氏鵬飛日昔魯親晉而鄭附齊故爲晉侵鄭今魯與齊平而鄭睦于齊故爲齊平鄭雖翻覆于齊晉之間亦事勢宜然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許規反

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墮郈註墮毀也患其險固故毀壞其城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註彄孟縶子　高氏閌曰諸侯叛晉而齊景不能一之故衛伐曹

趙氏鵬飛曰霸主不作小國相陵曹與衛何憾二年之間凡再伐曹其後宋出而乘之哀八年宋人入曹以曹伯歸衛實啓之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傳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註結叛晉　黃氏震曰黃齊地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

傳將墮成公斂處父不肯墮公圍成成不克　蘇氏轍曰或曰昭公將去季氏而失國孔子爲魯而墮三都亦幾於亂孔子之爲是何也曰昭公之去季氏而失國失民故也三桓之得民久矣將以治魯而不得三桓不可爲也能得三桓而道之以禮魯猶可治也孔子爲魯仲由爲季氏宰三家從之矣不從者其家臣也未能得魯之衆也雖其不從不能爲患孔子所以墮三都而無疑也　張氏洽曰三都之墮毀其所恃以爲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強幹弱枝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議蓋因南蒯侯犯之叛爲三家忠謀使上下皆順故費郈不違命獨公斂處父時方敗陽虎而孟孫倚

之又惑於僞不知之說故成獨不墮未幾而季孫受女樂孔子遂去魯豈非天哉　胡氏宏曰孔子爲魯司寇墮三都及成不墮三家之慮變矣故圍成不言三家直書公　黃氏震曰三都盡墮豈惟三家除跋扈之臣亦爲公室去三家之簒所謂惟禮可以已之若善行之公室可復張也夫郈費之墮非公之能也叔孫季孫懼家臣之叛已而自欲墮之也墮成不果非公之不能也家臣與孟孫比孟孫中覺而不欲墮之也墮三都固子路之謀三都果墮亦孔子之願不幸事不竟而岷隱之徒因以責子路譏定公謂非孔子意皆以成敗論者也　邵寳曰三都之墮仲尼之志也非仲尼不能與於此于是仲尼在司寇之位聊亦效其謀而郈墮申句須

樂頎故其力而費墮仲尼無聲色之勞焉然則成何以不卒墮也
公自圍之而仲尼未幾已去魯矣不然于墮成乎何有且墮成則
齊人必至于北門其意則私其言或可聽也遲速之機將于是乎
在仲尼亦何心哉　愚按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
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歸女樂去魯恐不然據經文十三
年築囿大蒐與墮都絕不倂孔子用魯必無是政定公十二年孔
子年五十四攝行相事于是墮郈墮費三月魯大治齊人懼饋女
樂以沮之孔子之行正値魯十月有事于郊其圍成弗克在冬十
二月孔子已去魯矣魯世家則以攝相事聞國政歸女樂去魯皆
爲十二年事當得其實又按定公十年孔子忽用于魯論語左氏

皆不言其故獨孟子云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蓋定公初年意如卒陽虎始用事五年四桓子八年又將殺之僅而得免是時季氏不振必與國人謀爲靖亂之道乃舉孔子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齊歸侵地于是攝相事墮三都夫三都者三家之庇也桓子特迫于家臣之難一旦聽孔子墮之其中豈無介介者縱桓子甘之季氏私人亦必以爲不利信任之意必漸衰齊人窺其故因歸女樂以間之至是三日不朝則其心已無孔子矣安得不去是孔子之用舍皆由於桓子也仁山金氏論之甚詳

公至自圍成

誌國內而書至者成疆若列國與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　陳氏

傳艮曰公行不越竟不至至圍成危之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三家之强孟氏為有君也莫難于墮郈費墮成易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是不足與有為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穀無衛侯字葭公作瑕

註垂葭衛地改名郹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郹亭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為之援

夏築蛇淵囿

註書不時也 李氏廉曰此正與受女樂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為齊人已服强都已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矣此決非孔子

爲政時

大蒐于比音毗蒲

註夏蒐非時　三家分軍蒐閱以自固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傳趙鞅命邯鄲午歸衛貢五百家于晉陽不獲召午殺之午荀寅之甥寅范吉射之姻也故范氏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胡傳趙鞅入晉陽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爲市則是簒弒之階堅冰所戒也故書叛以著其專土興兵之罪　邵寶曰趙鞅之晉陽猶魯三家之郈費成衛孫林父之戚

也歸我衛貢其意何如哉邯鄲午慮絕衛親本非有罪鞅特以午為荀寅之甥寅與吉射為姻遂疑午之貳已而殺之二家始禍蓋亦有執言矣故春秋以叛書　王氏應麟曰晉陽以叛書聖筆嚴矣公羊氏乃謂逐君側之惡穀梁氏亦云以地正國漢之綦戚晉之強臣唐之悍將假此名以稱亂甚于詩禮發冢者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食亦反入于朝歌以叛

傳鞅既奔荀躒言于晉侯三臣皆始禍請并寅吉射逐之二人叛攻公國人助公伐之遂奔朝歌註吉射士鞅子朝歌屬汲郡　汪氏克寬曰朝歌衛之舊都衛徙楚邱朝歌後屬晉　李氏廉曰晉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荀躒智氏也士氏即范氏也荀士三家

自此亾故趙魏韓三家分晉　愚按荀氏本封于荀士氏本封于范荀邑在今絳州范邑未詳所在士會食邑於范又稱隨會或隨乃范之別名鄭漁仲以爲濮州范縣非是濮州當時屬衛會始封不應在此也朝歌在今淇縣西二十二里此乃晉之公邑胡康侯以爲二子所食之私邑據傳云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蓋爲晉人所逐奔此自保其非封邑明矣哀三年又自朝歌奔邯鄲邯鄲豈亦其封邑耶　陳氏傳良曰荀寅士吉射伐趙氏鞅奔晉陽韓魏伐范中行氏寅吉射奔朝歌鞅非始亂者也則曷爲書以叛書之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皆百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　胡傳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

行內外離析示威平邱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隨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莅盟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貪之效也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至是不復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

晉趙鞅歸于晉

傳韓魏以趙氏爲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註韓魏請而復之故曰歸言韓魏之彊猶列國璽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諸侯納之曰歸　陳氏傅良曰歸易辭也欒盈魚石猶言入至鞅而後言歸

則晉無人之辭也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叛臣至於書歸則佚賊不足録矣　蔣氏曰鞅與寅吉射之叛其罪均也鞅以有助故得復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春秋無所與也鞅之言歸寅吉射既出則無難也　家氏鉉翁曰先書鞅叛繼書鞅歸著已叛之人非所得歸而歸也非謂鞅無罪而歸于晉也

薛弒其君比

王樵曰按弒君未有不稱其賊之主名者其有不書非史闕文則當闕疑未易率然立說薛弒其君比胡氏曰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爲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此論薛比之弒者即可以論晉州蒲之弒者也啖氏之說固已如此矣啖氏說見成十八年

十有四年春衞公叔戌來奔衞趙陽出奔宋

傳公叔戌以富見惡于靈公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其將爲亂公逐戌與其黨趙陽奔宋戌來奔註陽趙黶孫書名者譏富不親仁　家氏鉉翁曰衞靈無道不能正家以逐大夫惡旣著矣戌怙富而驕素無大臣之望乃欲以正君自任豈其所能乎春秋書三大夫之奔所以著衞亂所從始　趙氏鵬飛曰于時諸國大夫如宋之華亥向寧華定相率以叛邾之庶其畀我黑肱相踵而來趙鞅一出角立者二大夫公叔戌一出繼之者三大夫是皆相扼不勝三五而奔又風俗之一變也

二月（公作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公作子）佗（徒何反）人帥師滅頓以頓子

牂公作牄歸

註頓欲事晉而絕陳好故　家氏鉉翁曰楚爲中國患百餘年至是始戢諸侯無從楚者而陳從之不替頓本楚與國召陵之會頓子在焉去夷郎華正也陳以盛德之後當荆楚旣衰猶從之滅國是亦夷而已矣春秋書此誅楚而罪陳也

夏衞北宮結來奔

註亦黨公叔戍皆惡之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音醉公作醉李

傳吳伐越爲越所敗闔閭傷將指而卒註於越越國也使罪人詐吳亂陳故從未陳之例書敗也檇李吳郡嘉興縣南檇李城

吳子光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作堅

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閒謀救范中行氏也

註魏郡黎陽東北有牽城　陳氏傅良曰鄭得罪于王六年鄭伐周闕外八年晉士鞅侵以報之而齊挾之以叛晉范中行得罪于君而齊救之以撓晉

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其以是歟　張氏洽曰是時孔子已去魯故公會齊衛合謀救范中行氏三國之君崇奬亂逆大義亾矣

趙氏鵬飛曰齊景公求霸欲伐晉則不敢欲因荀士以攻晉則畏諸侯之議首鼠不前徒爲此會而已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吐刀反

註洮曹地　李氏廉曰是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書洮之會著齊不能靖宋難也傳者謂牽洮二會皆謀救范中行時宋衛方多事而宋辰之難爲尤豈能舍其國而謀救他人哉　家氏鉉翁曰自齊景圖霸鄭衛魯既與之同盟宋獨未絕晉至是及齊會蓋始從于齊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市軫反

註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脤祭祀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　劉氏絢曰魯不助祭而歸脤非禮也雖天子逾禮而聖人于周眷眷如此若曰天子之在惟祭與號而

已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傳太子蒯聵恥夫人南子淫亂使戲陽速殺之不果而奔　張氏洽曰臨江劉氏云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惡焉必以告南子南子惡其斥已之淫則號而走言太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之惑不恥爲南子介宋朝固無難逐蒯聵矣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母之名而乃入其家哉常山劉氏云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著靈公之罪也南子之惡其欲去太子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者不少靈公聽其弑母之譖不爲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攷二劉之言知左氏非

當時實錄　汪氏克寬曰張氏引二劉說固善然皆泥于書世子之義楚商臣蔡般皆弑其君父皆書世子豈亦與之乎竊攷蒯聵忘父之喪而他人使之銳忘子之親至迫以兵而必奪其位其于人倫斷滅幾盡則恥母之淫行而欲殺之固宜有是事左傳未可盡廢也哀二年經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不曰世子復歸而書納則蒯聵有罪明矣何休乃云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舍其大而論其細何居

衛公孟彄出奔鄭

傳衛逐太子之黨公孟彄奔鄭又奔齊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亂謀不遂故來奔　汪氏克寛曰宋辰出奔屢書弟者責宋景之寵嬖臣而乖兄弟之義也其不日宋公逐辰者辰勢窮力乏而卒于奔亡非宋公能逐之也

大蒐于比蒲

陳氏傅良曰大蒐止此自舍中軍公不與兵政者四十年矣於是蒐比蒲則以季孫斯叔孫州仇之墮郈費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張氏洽曰觀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明矣不書公者軍政專于三家也

邾子來會公

註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城莒父及霄

註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是年無冬史闕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音兮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註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改卜禮也　趙氏匡曰常怪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避地會稽時牛疫小鼠嚙牛纔傷皮肉無不死者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傳吳之入楚也胡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旣定又不事楚楚滅之

按召陵之會胡頓之君皆在滅頓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時楚

昭親帥師滅胡故書楚子非有取此舉而書爵以予之乃君親將之恆稱爾

夏五月辛亥郊

註書過　趙氏鵬飛曰五月非郊之時以改卜牛也帝牛在滌三月至是養牲始成故五月而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註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　黃氏震曰定公承昭公失位之後粗能攬國柄親會盟親征伐用孔子而歸侵地墮三都三桓為之稍戢惜乎不能終用孔子則季孫沮之也公薨而哀公嗣之三桓復大橫然則定公其十二公之自立者歟

鄭罕達帥師伐宋

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宋地註罕達子皮孫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王氏葆曰鄭納宋叛人已可罪矣又伐大國以居叛人不待貶而罪惡見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公作蘧蒢直居反

傳謀救宋也林註渠蒢宋地許氏翰曰齊衛新與宋鄭同盟叛晉故爲宋出師爲鄭次止不言救爲其不誠於救也趙氏鵬飛曰宋鄭未嘗有隙今鄭伐宋杜氏謂宋公子地奔鄭鄭爲地伐之也然地之叛宋而奔鄭宋不來伐幸矣鄭反醜正黨惡而伐宋乎春秋之末宋鄭交惡自罕達始也齊衛欲救之而不前蓋齊景

初求諸侯鄭實首附既而得衛得魯皆鄭媒之最後宋亦附齊前年洮之盟是也今鄭伐宋欲救之則失久好之鄭欲弗救則失新附之宋故觀望二國之間待其勝負而隨爲之媚此齊景之陰謀也不然渠蒢之次而不救欲何爲哉　李氏廉曰五氏垂葭之次皆爲伐晉此次疑亦爲謀晉而出故明年有伐晉之舉

邾子來奔喪

註諸侯奔喪非禮　趙氏鵬飛曰自昭公之世邾爲魯所虐定公爲拔之盟終身不犯邾邾人德之故來會來朝又來奔喪禮雖過而情則眞吾于此見定公之賢于昭哀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穀梁作弋）

註定公夫人　穀梁傳弋氏卒妾辭也　劉氏敞曰左氏不稱夫人之說非也凡夫人始卒則史書之書之固曰夫人矣不待赴同祔姑而後正其夫人也姒氏要爲妾母哀未成君故未備夫人之禮耳趙木訥同此說　汪氏克寬曰僖宣昭即位久故成風敬嬴齊歸皆以妾母尊爲夫人哀初立定公喪在殯故定姒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尊崇之禮未備也　王樵曰襄四年定姒襄公妾母也定十五年定姒哀公妾母也襄哀越世未久不應兩姒同諡公羊則以在襄者爲弋在哀者爲姒穀梁則以在襄者爲姒在哀者爲弋恐三傳必有一誤　按弋姒同姓乃杞女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註諸侯會葬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

註辛巳十月三日有日無月反哭于寢故書葬　按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註曰同時有父母之喪或祖父母之喪葬則先母後父奠則先父後母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虞亦奠之類也據此則葬當先定姒而乃後之當時之失　徐氏彥曰定公五月薨定姒七月卒非其並有喪禮是以先葬定公後葬定姒若其同月當定姒先葬矣不為失

冬城漆

註邾庶其邑　張氏洽曰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輕用民力以結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讙闡利未得而害隨之其不終也宜哉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傳報柏舉也註隨世服于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于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王樵曰傳云蔡人男女以辨則是降也使疆

於江汝之間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滅不書入陳嘗縣之矣而不書日滅入不言圍鄭入自皇門至于逵路矣而但書日圍凡以存中國不使夷狄盡其虐而滿其詞也聖人之微意也胡康侯謂蔡嘗以吳師入郢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楚至是報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讐之事可恕也噫此大失春秋之旨矣入郢者吳也壞宗廟徙陳器撻其墓而處其宮者又吳也不能報吳而釋憾于蔡楚既可鄙矣乃春秋亦從而成之謂蔡宜得報而楚之復讐爲可恕不亦悖乎且誘殺般而滅其國用隱太子于岡山以一裘之故拘昭侯數歲而後歸蔡之讐楚豈下于入郢者蔡不能報而天假手于吳出爾反爾正可爲強而無

道之戒乃以復讐恕之䜛謂春秋有是法哉康侯之言爲高宗不復金讐而發然宋則蔡也金則楚也欲勸其君以復讐于夷狄而反恕夷狄之遷虐于中國義則疎矣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郊牛下穀有角字〉

夏四月辛巳郊

註書過也不言所食所食非一處　汪氏克寬曰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子郊禮釋凶服而從吉則爲無禮于君不孝于親矧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蒇事則爲不敬于天一舉而三犯不韙焉春秋書郊之失禮未有過于此者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傳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高氏閌曰以傳攷之爲救范氏晉及鮮虞之師皆在焉春秋以齊衛首惡故沒魯而略鮮虞也　汪氏克寬曰前此齊衛五氏之次伐夷儀垂葭之次伐河內葢皆遣偏師伐晉而二君次以爲之援故春秋不書伐非諱之也今並書齊侯衛侯而以伐晉爲文著霸統之絕晉無異于列國且誅齊衛之黨叛臣而陵霸主也　陳氏傅良曰伐夷儀不書書次五氏伐河內不書書次垂葭公會齊衛于牽帥狄襲晉戰于絳中猶不書也諸侯之無霸者春秋誠有不忍書也必於是而後書春秋葢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

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也春秋之季諸侯無霸者亦齊鄭宋魯衛也　黃氏震曰齊景挾衛欲抑晉而代興次五氏次垂葭會于牽又次于渠蒢皆不敢直犯晉今助晉之叛臣而伐之圖囘數年而行之又不以正是可羞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火虢反又音郭東田及沂西田

傳將伐邾絞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註邾人以賂取之易也　許氏翰曰以區區之邾而魯兩納其叛人邑三取其田時中國無霸諸侯並爭擠奪無厭蓋自伐晉以後無復寧歲

矣　趙氏鵬飛曰定公撫邾甚厚邾事魯亦甚勤邾魯之好三家所不欲也故定甫薨而城漆哀甫立而何忌伐邾今三大夫復盟出而取其田以邾近于魯利其有以自益耳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古侯反繹

註句繹邾地取邑盟以要之疏既取田慮後悔競故共盟以要之伐則三卿盟惟二卿者服虔云季孫尊卿敵服先歸使二卿與之盟　穀梁傳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所得也　胡傳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救之而昭公出陽虎囚桓子孟孫救之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陳氏傳良曰自是內外

盟皆不書不足書也是故七年鄫衍盟與不書八年萊門盟與不
書甚者十二年會鄖十三年會黃池盟皆不書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傳靈公卒夫人欲立公子郢郢辭立蒯聵之子輒趙鞅納蒯聵于
戚居之註于戚內弗受也輒拒父也　季本曰蒯聵本奔宋而趙
鞅納之者必因靈公卒而至晉求納也時晉卿方內叛故鞅不能
伐衛而納于衛邑與弗納同　江熙曰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
聵不得復稱世子今稱蒯聵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明矣穀梁受

王父之言失之　朱子曰輒之心只當見父子之親爲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只是逃而去之便無一事　高氏閌曰靈公卒衛人以世子在外遂立其子輒使輒知己之得立者以父爲世子故因逆其父而還以位則子道得而亂息矣奈何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耶　蘇氏轍曰蒯聵得罪于父生不養死不喪然其入也春秋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名世子者以其子得立於衛成其爲世子也若輒避位而納其父是世子爲君也名有不正乎名正而位定矣　愚謂春秋不去蒯聵之世子所以深罪輒也蒯聵入而輒以國奉之衛固蒯聵之衛也蒯聵立而以輒爲嗣衛仍輒之衛也奈何父子相爭終于兩喪其國經特書世

子蒯聵而輒眞萬古之罪人矣　王樵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明復正也齊小白入于齊明當有齊也今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與公伐齊納糾晉人納捷菑于邾義同皆強致之辭納之與見納者皆惡也以蒯聵欲殺母得罪于父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傳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逆之趙鞅遇之于戚戰于鐵大敗之獲齊粟千鍾註鐵在戚城南　王樵曰皆言帥師其衆敵也戰而書及以主及客也鄭黨叛人趙鞅以亂禦亂故春秋以趙鞅主乎是戰也　姜寶曰趙鞅此師即納蒯聵之師也遇鄭師于鐵知其助范中行而來故邀擊而敗之鄭與霸國爭雄以黨叛臣其敗宜矣

李氏廉曰以蒯聵之鄭而趙鞅及之戰雖勝不武責之以爽晉於列國也况鞅既勝而爭功故下皆自伐其不復振也宜哉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傳蔡畏楚請遷于吳中悔吳如蔡納聘將襲之蔡殺子駟以說言不時遷者駟之為也遂遷州來註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為文駟懷土而欺大國故罪而書名　許氏翰曰蔡悔請遷及吳師入而委罪于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蔡自殺駟上下危疑遂以禍敗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音萬姑帥師圍戚

註曼姑為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為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

許氏翰曰觀乎蒯聵之亂則齊景公之不霸可知矣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衞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于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　高氏閌曰齊于晉為仇若蒯聵入則衞從晉矣此齊所以助輒也　李氏廉曰衞石曼姑圍戚與宋華元圍宋彭城同彼宋事以晉首兵者善晉之討逆也此衞事以齊首兵者不以子圍父也本穀梁之說　彭城書宋正其為宋也戚不書衞不以子制父也　劉氏絢曰杜氏言石曼姑以為子圍父不義故推齊為兵首非也春秋豈苟從告而為不義者飾非乎國夏主乎圍戚故序曼姑上耳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趙氏鵬飛曰三家出于桓立于僖故其廟宜毀不毀今天譴之以

災非譴桓僖也譴三家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今作開陸氏曰爲漢景帝諱

註魯邑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琅邪開陽縣　汪氏克寬

曰益都路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城　高氏閌曰地在今沂州近

邾元年伐邾取邾田此備邾也非備晉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黄氏震曰曹介于宋衛之間前年衛兩伐曹而不能克宋奧其卒

并之也故亦伐曹其後曹卒爲宋所滅　季本曰脩樂大心之怨

也（定十年宋樂大心奔曹）曹陽背晉故晉不救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註公子駟之黨　高氏閌曰放稱人衆逐之也放之于吳召亂之道也厥後蔡亂以公孫氏豈獵之黨歟　王樵曰殺公子駟書大夫而稱國罪累上也放公孫獵書大夫而稱人國亂無政衆尸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爲非者乎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殺作弒陸氏讀申志反）蔡侯申

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文之鍇後至射翩殺之註賤者故稱盜不言弑其君賤盜也　陸氏淳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元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未詳何者誤也或云此作甲　胡傳按左氏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倍楚訴吳又委罪于執政其謀國如是無以守身而自衞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

王樵曰蔡昭爲吳所脅殺駟放獵諸大夫既已怨之至是又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復生事也潛使盜逐于塗而殺之經直書盜蓋以殺者則盜主殺者則諸大夫不可得其主名也以事則在塗遇于倉卒入于家人而卒而不可詳詰也左氏直以爲公孫翩蓋難信

矣　張氏洽曰蔡昭忠謀不用無罪見殺故闞之事成于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見其幾于獨夫也此即胡傳之說夫蔡昭之事蓋亦足哀矣何誣之深乎

蔡公孫辰出奔吳

註弒君賊之黨故書名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註邾子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　黃氏震曰宋景乘晉霸之衰陰有求諸侯之志故伐曹執小邾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音生公孫霍

註皆弒君黨　按傳云文之皆討公孫翩殺之故逐公孫辰而經

公孫姓公孫肝盱卽霍也今經無討賊之辭傳與經不合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註晉耻爲楚執諸侯故稱人以告若蠻子不道于其民也亦本屬

楚故言歸　胡傳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此曷云歸于楚歸于

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爲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惡之

城西郛

註魯西郭備晉也　黃氏震曰按此亦備郛也晉必越齊衛而後

至魯魯何畏于晉而備之乎

六月辛丑亳社災

註天火也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亾國　林註亾國之社屋
之使不得上通於天也惟有屋故言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一月葬蔡昭公

註亂故是以緩　胡氏安曰蔡昭書葬如謂殺其大夫公孫姓等
爲賊已討則當如衛人殺州吁之例今稱國以討而不去其官是
不以二大夫爲賊也若以爲討之不以其罪故書大夫則當如里
克甯喜之例不書葬矣故知此例難通蔡昭之得書葬自別有義
也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公作比又作芘

註備晉也說見前　亦備邾也說見前

夏齊侯伐宋

汪氏克寬曰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未有釁端而景公忽興師伐宋豈以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恃強陵弱故託是討之以圖霸歟

晉趙鞅帥師伐衛

傳范氏故也遂圍中牟史記註河北中牟　註衛助范氏　按孔子世家是時宰中牟者佛肸也晉亦助范中行故佛肸使人來召孔子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張氏洽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有晏嬰後有孔子皆不能用其言死後十年陳恆弑簡公而移其社稷眞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敝年彌進而德彌退者　趙氏鵬飛曰齊景之世田氏高氏國氏皆用事而田氏尤專景公之爲景公特魯昭爾景公得一晏子而任之故能忍以沒身昭公有一子家羈而不能用故不能忍而失國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註喪服大功以下以閏數恩殺故并閏數　劉氏絢曰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　按公羊意謂九月以下

之喪既以月斷則得數閏故葬亦數閏以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亦數月故也穀梁云不正其閏也以此葬齊景公自九月薨并理閏月爲五月而葬失喪事不數之義故春秋譏之今說者多從穀梁　湛若水曰喪事不數閏數閏則哀殺矣非仁人孝子之心也

六年春城郛瑕 公作葭

註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郛婁城　汪氏克寬曰郛瑕如魯濟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郛以別之魯取不書恐如杞成之不見于經耳　高氏閌曰聖人因其城而繫之郛不與魯之擅併人土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傳治范氏之亂也註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吳伐陳

傳復修舊怨也先是吳入楚召陳懷公公以逢滑之言不從及夫差克越修舊怨而侵之事在元年今又伐之楚救之于城父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傳齊景公無適子使國夏高張立鬻姒子之荼公卒陳乞將立公子陽生乃與諸大夫謀先去國高國高與戰于莊六軌之道敗遂來奔

註二子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也 張氏洽曰國高爲國世臣從君于昏受其顧命立孺子荼力不足以衞上委君而逃故書奔以罪之 許氏翰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

高國高奔而陳乞弒君之謀得肆矣聖人書此以爲輕其國本託
國於非人之戒
叔還會吳于柤莊加反
趙氏鵬飛曰吳既伐陳魯懼兵之及我也故往會之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黃氏震曰按傳楚昭王有疾命公子申子西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啓子閭五辭而後許蓋子西先讓國于昭王故昭王亦讓國于三弟然公子啓終不取與申結立昭王之子章是爲惠王豈有監于吳僚之禍而然歟亦足爲盛事矣
齊陽生入于齊

傳陳乞陰召公子陽生于魯夜入之公宮盟諸大夫而立之使朱毛弒荼註爲陳乞所逆故書入　公羊傳景公欲立荼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不欲立我也乞曰夫千乘之君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所以生子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乞使人迎陽生于諸（置也）其家諸大夫皆坐使力士舉巨囊至中霤諸大夫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出頭貌）公子陽生也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自是往弒舍　陳氏傳良曰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弒其君剽則書爲衛侯弒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

君荼則乞爲陽生弒也　李氏廉曰齊陽生書法與齊小白同皆以次居長當立而非有君父之命故不書公子而書國也　家氏鉉翁曰齊陽生與小白同然小白之入齊無君也陽生之入齊有君矣荼弒在陽生旣入之後其謀實定于陽生未入之前是不與小白同也　王樵曰以天倫言則陽生長荼幼以父命言則荼受命陽生不受命直諸天王則國固陽生之國也此所以以國氏也不直諸天王而自爲簒奪是不有其先君之命也不有其先君之命是不得爲先君子也此所以不稱公子也

齊陳乞弒其君荼公作舍

註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

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刼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
秋明而書之以爲弑主　胡傳荼則卓子也陽生則夷吾也陳乞
則里克也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詖終被弑君之罪是
皆不明于春秋之義者也　孫氏覺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
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君之荼之
弑陳乞爲之加陽生以弑君之罪則陳乞廢立之跡不明書陽生
之入而陳乞弑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　王樵曰陳乞
本謀詳見公羊傳其始面諛景公許之立舍(郎荼)欲其事之成而圖
之也既而謂陽生曰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我不立子者所以
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由是觀之其謀久矣里克中立所以成

亂而非始謀觀從召比雖能始禍而非當國陳乞兼之況身弒荼
而其子田常再弒簡公終盜齊國乎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黃氏震曰元年伐邾三年圍邾今又伐邾三家同利邾而何忌爲
甚蓋何忌雖受其父之命學禮于孔子彼乃以周旋進退爲禮此
儀也非禮也故雖親聖門而無益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傳鄭叛晉故也 李氏廉曰宋之叛晉久矣豈復爲晉討鄭乎左
氏非 黃氏震曰鄭罕達侵宋七年矣齊亦渠蒢不伐不救宋知

齊之不我救爲厚于鄭也故不敢報今齊景既沒宋景妄意圖霸

故旣伐曹又侵鄭報罕達之師且求諸侯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高氏閌曰衛輒拒父至今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以

范中行故加兵于衛故書侵

夏公會吳于鄫

註吳欲霸中國　張氏洽曰比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于

始而貽患于後日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傳季康子謀伐邾遂入之師晝夜掠以邾子獻于亳社囚諸負瑕

註他國言歸於魯言來內外之辭　王樵曰伐邾者三家也公雖
在行而不與其事獲則三家享其利討則公受其惡春秋以諱不
在公是以直書其事而不諱也胡氏謂書邾子益來而不諱者欲
見後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也其義迂矣
宋人圍曹冬鄭駟𢎞帥師救曹
陳氏傅良曰自魯救晉凡晉楚之救不書六十年矣其再見以中
國無霸而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吳救陳諸夏亦幾
於亡矣　高氏閌曰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故貶而
人之若將卑師少豈能圍國乎鄭之救曹非志于義也欲報皇瑗
之師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傳曹伯陽好田弋說孫彊田弋之說使為司城又從其言背晉而奸宋宋伐之晉不救宋將還曹人詬之宋公怒命反之遂滅曹 討曹人背晉而奸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忍楮師之詬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　蘇氏轍曰此滅曹也其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亡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陳氏傅良曰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之刪詩也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霸也

吳伐我

傳邾茅夷鴻請救于吳吳爲邾故伐我子服景伯負載造萊門以人盟而還　蘇氏轍曰不言四鄙而直書伐我兵加於國都也子是爲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　汪氏克寬曰哀公卽位七年加兵于邾者五且入其國俘其君自入春秋魯恃強陵弱未有若是之甚也此言吳伐我比事以觀魯之受伐蓋有由矣

夏齊人取讙及闡尺善反公作僤

註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闡在東平剛縣北　程子曰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讙闡及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悅之　按左氏以季姬未歸故齊人來討公

穀以齊爲邾故取讙闡蘇胡二傳皆從公穀葉石林辨之云邾子益齊出也魯以邾子來則齊人取讙闡歸邾子則齊人歸讙闡左氏說非人情公穀近實

歸邾子益于邾

秋七月

冬有十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註不請來命歸之無官使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傳鄭罕達嬖許瑕欲取外邑與之圍宋雍邱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罕達救之大敗宋取鄭師而歸註書取覆而敗之雍邱縣屬陳留　許氏翰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于是始志取人之師若羅網之掩覆甚其譎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戴氏溪曰取郜隱十年三國伐戴鄭伯伐取之之取董春秋之末師無節制彼此襲取已有戰國之風

夏楚人伐陳

傳陳即吳故也楚子卒陳又即吳故楚伐之

秋宋公伐鄭

註報雍邱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傳邾子益無道吳人討而囚之使大夫奉太子革爲政益來奔益齊甥也故又奔齊

公會吳伐齊

傳齊侯如吳請師伐我以邾子故在八年又使公孟綽辭師齊與魯平故在九年及是吳子來徵師公會之伐齊註書會從不與謀傳例與謀則當書及

前年魯與齊平矣此何以伐齊蓋吳來會而魯從之公之進退制于吏不知吳之不足恃也　高氏閌曰吳欲求霸怒齊不服

故伐之　王貫道曰魯爲吳伐盟于城下今又會吳伐齊是不能

令而受命也僖與宣嘗用楚伐齊今哀又附吳伐齊僖宣猶借以

釋憾哀直爲人役而已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傳齊人弑悼公赴吳師說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註以疾赴故

不書弑　胡傳春秋不著齊人弑君之罪而以卒書者猶鄭伯髡

頑殺而書卒也　黃氏震曰悼公之卒左氏以爲齊人弑之孫華

老葉石林趙木訥皆不信其說蓋既謂吳伐齊齊人弑悼公以說

于吳則吳子安得三日哭無此理也　王樵曰夫齊大國也辭師

小歉也齊人何至遽弑其君以說乎經不書弑傳文未可深信也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傳鞅以齊黨范中行故伐之　李氏廉曰傳言伐而經書侵者秉

吳之去伐齊之喪無名甚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苦侯反自齊歸于衛

註書歸齊納之　李氏廉曰彄蒯聵之黨今歸于衛從輒明矣故

十五年春蒯聵入國彄復奔齊

薛伯夷公作寅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註陳卽吳故

吳救陳

註季子不書陳人來告不以名　陳氏傅良曰此延州季子也不書義不在季子也吳救陳諸夏幾于亾矣　黃氏震曰時吳楚爭陳故楚再伐陳而吳又救之救陳者傳云季札札乃吳壽夢少子壽夢以襄十二年卒壽夢卒時札已能讓國年當二十左右至今蓋近百歲矣故劉原父以爲似異時事傳附著之此耳季子高賢安肯將亂國之兵耶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此報去年春會吳伐齊之役也

姜寶曰定公以前凡伐我者皆言四鄙見疆場皆有警備自陪臣執命之後法弛民玩而外兵直至于國都矣　王樵曰按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至于涉泗則兵實加于國都故直言伐我微冉有在左師魯事豈不殆哉是時政在季氏生事啓釁故二家不肯同力前之吳師後之齊師召之而來傳國都而止春秋兩書伐我所以見魯之益衰也

夏陳轅(公作袁)頗(破多反)出奔鄭

傳轅頗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鐘鼎也)國人逐之故奔

詿書名貪也　家氏鉉翁曰賴頗聚斂媚上固當有討然君不能自討致衆怒而逐之是衆爲政也而可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

家氏鉉翁曰吳之加兵中夏魯實爲之當闔廬之世春秋常進吳書子自夫差之立迄今十有三年皆以號舉爲其用兵不戢而狄之也狄吳則魯罪著矣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註公與伐而不與戰艾陵齊地　李氏廉曰吳之來伐齊人皆知其不可禦而國書輕與交鋒師敗身獲爲國大辱故艾陵之戰以國書主之者深罪之也　愚謂戰不書公者公實未嘗與齊交鋒

特道吳之來而以兵從之爾助夷戕夏周公伯禽之風于是始盡

高息齋謂沒公所以貶公使公實與戰安得沒之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傳衛大叔疾（即齊）娶女于宋子朝嬖其娣子朝出（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又誘其初妻之娣置諸犂（衛邑）如二妻文子怒遂奪其妻疾恥之故出奔衛人立遺（疾之弟）使室孔姞（疾之妻即孔文子女）註書名淫也　高氏閱日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故始則相猜終則相攻相逐若世叔之事尤可醜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註直書用者以示改法重賦　葉氏夢得曰古之賦不以田用田而賦是舉邱之賦而加之于田非正也　許氏翰曰先王之法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邱賦爲不足于是藉井而取之不待及邱所謂田賦此非禮也蓋古田有稅邱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　愚按經書田賦三傳不言其詳以上二說與左傳仲尼云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否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語合東發云諸說中當以此爲正　何氏公羊註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穀稅民公田不

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　汪氏克寬曰杜預范甯皆云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然邱甲之法增三之一今別田及家財各爲一賦則是比先王之制加倍不翅矣恐未可信要之計田而斂取民財以充軍賦之用而其數之多寡則不可攷孔子云邱亦足矣蓋以計邱而出兵車乃賦之常法安可計田而又斂其財哉　愚按木訥謂賦以所斂泉貨當馬牛車甲之入東發謂或者一井不能自備車甲馬牛之類而計田以率其泉貨也西疇崔氏又謂稅以田爲差賦以人爲等鄭康成周禮註賦者口率出錢若漢之算民錢是以人爲等也哀公始用田賦見古之不

以田賦也以上諸說皆祖何休然三代兵車之賦皆出于民間若如斂取財物之說則是輸錢于上而車甲馬牛官自辦之恐當時未必變法至此若漢之賦算口錢貢禹謂始自武帝魏鶴山深辨周禮註之非不當引以爲證也又按賦本車甲而傳有若貪冒無厭語似以財貨言之故諸家多主何休之說　胡傳先王之制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此國語文砥平也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今以田而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爲主賦以出軍爲主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所以懲末業也今賦出于田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爲國　李氏廉曰杜氏于作邱甲條內已曰今魯使邱出甸賦是一邱十六井已出馬四

匹牛十二頭矣安得復以爲出馬一匹牛三頭乎況家財有無難
均何得別之大率古者田出租里出賦蓋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
車乘觀左傳所載多臨事始授甲出車則馬牛車乘官以賦里之
入素具以共軍用可知司馬法所謂甸出一乘者出一乘之人耳
何氏說近之　愚按以上二說皆據國語與斂取財物之說又不
同今存之參攷陳止齋又謂田賦之者家一人也家一人者管子
內政之法也此說與田賦無涉諸本多引之非是　王樵曰按賦
之本義本爲出軍計邱而出兵車賦之常法今計田而出故曰田
賦蓋春秋諸侯盟會禮繁兵戈事廣不能復守先王之舊故魯用
不足則初稅畝益兵則作邱甲至哀公遠事強吳二猶不足復用

田賦其數不可攷大約稅畝多乎什一田賦又多乎稅畝矣稅畝

私田始有征也田賦私田又加征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詰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　范氏甯曰薨

當書姓諱之故不書葬　邵寶曰魯昭娶稷于吳故娶其女然名

不正則言不順故不請于王不見于廟不登于策不稱夫人而以

孟子稱于國及公薨之後煢煢一婦人寄跡强臣之間誰復以夫

人待之生以辱生死以辱死是故卒書孟子不薨不成喪也不葬

不成葬也

公會吳于橐皐

註橐皐在淮南迻道縣東南　張氏洽曰橐皐吳地迻道故城在廬州愼縣東南　季本曰吳既敗齊魯以爲德將爲合諸侯以親之故公親至橐皐與之爲會秋會宋衛于鄖意正爲此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傳吳徵會于衛衛侯會之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先使太宰嚭請尋盟　註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　趙氏鵬飛曰鄖在今泰州吳地公既睦于吳而吳將圖霸故爲之會宋衛于鄖會宋衛以從吳也齊固晉之讐今魯宋衛亦折而從吳晉其殆矣故明年有黃池之會晉之屈吳之強諸侯東向事吳皆魯爲之也　按左氏載衛會吳之事與經不合又言公及宋盟而卒辭

吳盟恐亦難信公果竊盟宋衛吳寧有不知耶

宋向巢帥師伐鄭

傳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城喦戈錫三邑乃宋鄭間隙地以處之宋向巢伐鄭取錫遂圍喦　李氏廉曰自皇瑗取鄭師之後宋再伐鄭已足釋憾矣向巢又伐焉取錫圍喦殺元公之孫及鄭罕達來救全師復沒亦蹈鄭人之覆轍佳兵不祥信夫

冬十有二月螽

註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　呂氏大圭曰左氏以為失閏之故然明年九月螽又十二月螽恐不專為失閏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傳宋桓魋救其師罕達狥曰得魋者賞魋逃歸遂取宋師註書取覆而敗之　李氏廉曰自定十五年以來宋鄭結怨久矣故皇瑗悉力取雍丘之師罕達悉力取嵒之師忿兵之毒至此

夏許男成公作戌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傳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註平公周卿士不書尊之不與會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　愚按夫差自去其僭號而稱子此語不知何據國語明云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則

吳未嘗自稱子也四夷稱子周班固然夫子亦遵王制而書之耳

又按一統志黃池在開封府封邱縣南十里春秋時宋地也會于宋地而宋公不出所以吳子之歸欲伐宋殺其大夫而囚其婦女

黃氏以爲晉地誤也　陳氏傅良曰黃池之盟不書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公會晉侯及吳子雖兩霸之辭而終不以吳晉同主盟也單平公不書不忍書也　趙氏鵬飛曰是時諸侯皆叛晉故晉定子然在會而吳亦止得一會何以霸爲晉之會吳非爲霸也忌吳之強也吳之所以會晉亦非爲霸也以交上國也盟歃之先後豈足爭哉　愚按此條國語所載甚詳與傳頗異傳以爲先晉人語以爲吳公先歃曰吳公則先吳矣曰吳子則先晉矣權當日事

情夫差卽去其王號未必肯降從子爵晉乃權推爲吳公以先之春秋不以外夷先中國故書晉侯及吳子而爲兩霸之辭亦所以殊吳于晉也辨疑云是會也吳欲因魯以交中國諸侯晉欲交吳以弭兵革之患此說得之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十年陳爲楚伐而吳救之陳遂附吳故楚復伐陳

於越入吳

乘吳出會黃池國無備而入之也　胡傳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主夏盟可謂盛矣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佳兵不祥之戒

秋公至自衛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魏下公無曼字

書侵義同七年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音佩于東方

註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公羊以爲見于旦

杜氏本之　何氏休曰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

堂布政之庭也于此旦見與日爭明諸侯伐主興法滅絕之象

王氏應麟曰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後彗見西方在衛鞅入秦

之前天之示人顯矣

盜殺陳夏區烏侯反公作彄夫

註稱盜非大夫

十有二月螽

註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

螽實十一月　許氏翰曰自用田賦而比年三書螽貪殘無已之應也　趙氏鵬飛曰春秋書螽十有八皆在夏秋之交獨哀公時兩書螽于閉蟄之後記云孟冬行夏令則方冬不寒蟄蟲復出此恆燠之證也恆燠而螽生災異兩與也杜氏註皆以爲司歷之過非是若以此月爲螽猶未蟄則以秋爲冬民時亂而農功失矣司

歷之過豈至此哉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傳西狩于大野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註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敎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所狩之人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　程子曰世衰道不行久有述作之志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　麟出非其時被人所殺是不祥也故夫子歎爲吾道之窮感此而作春秋以

爲文成而麟至者其說近誣

左氏春秋集說卷之十終